

# 宽窄巷

宽窄均有度·都市慢生活

**大开眼界的科举** 特别报道④

根据学者的研究,明朝中后期,秀才的录取率在10%上下浮动。换言之,100名童生参加考试,只有10人能获得秀才资格;乡试录取率更低,平均只有3.1%左右。唐代开科取士以来,考中进士才有官做,但进士的录取率也不高。据统计,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,共录取10万多名进士,平均每年录取进士76人。

杜佑在《通典·选举六》说,开元时每年录取的进士,在100人上下。《文献通考》记载,唐玄宗时期,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27人。能考中进士的,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前3名。

每次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如过江之鲫,而录取率如此之低,大多数考生难逃落榜命运。翻看历年落榜生的名单,哪怕鼎鼎大名如龚自珍、金圣叹、蒲松龄、柳永、唐伯虎,虽然他们在诗词、书画、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,但他们都有同样的经历——折戟科举考场。

书法不雅、长相不佳、答题搞怪、心高气盛等因素,都可能导致落榜。

**答题搞怪 心高气盛**  
**书法不雅 长相不佳**

## 科举落榜原因奇葩



封面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APP www.thecover.cn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新闻资讯



明清科举考试,要求读书人必须采用馆阁体答题,旨在答题规范,方便阅卷大臣阅卷。

对这种书写字体,明朝称台阁体,清朝改称馆阁体,特点是方正、光洁、乌黑、大小齐平。写好了这种字体,就有望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,拿到朝廷的俸禄,所以也有“干禄体”之称。

清朝洪亮吉《江北诗话》一书中记载了何为馆阁体:“今楷之匀圆丰满者,谓之馆阁体,类皆千手雷同。”馆阁体讲究黑、密、方、紧,在书法家看来,这样的字体拘谨刻板、千人一面,但读书人为捧上“金饭碗”,不得不竞相摹习。

特别是在清朝中期,读卷大臣阅卷时普遍注重书法轻考试内容,从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中寻找让人眼前一亮的馆阁体。如果一手毛笔字羞于见人,就会成科举考试的倒霉蛋,龚自珍就是其中之一。

晚清诗人龚自珍以一首《己亥杂诗》闻名于世,发出“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呐喊,这呐喊真的是他的肺腑之言。

道光9年(1829),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6次会试,终于考中进士。他在殿试对策中,仿效王安石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”,撰《御试安边抚远疏》,议论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,从施政、用人、治水、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,阅卷考官无不叹服。

然而,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却以“楷法不中程,不列等”为由,将龚自珍排在三甲第19名,在所有221名进士中名列第118名,只得了个赐同进士出身。

所谓“楷法不中程”,就是说,楷书写得不好,写不出中规中矩的馆阁体,不能送去翰林院供职。

龚自珍备受挫折。他非常抵触朝廷以书法论高下的人才选拔标准,在后院“重抖擞”,命自家女眷都去学写馆阁体。

易宗夔在笔记小说《新世说》“恹翁”篇里,记载了龚自珍的后院趣事:“龚定庵生平不喜书(法),以是不能入翰林。既成贡士,改官部曹,则大恨,乃做《千禄新书》,以刺其政,凡其女、其媳、其妾、其婢,悉心学馆阁书。客有言及某翰林者,定庵必曰:今日之翰林,犹足道耶?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。以其工书法也。”

意思是说,龚自珍虽然科举失利,但怒人的技能噌噌见长:你不是说我写字不好看入不了翰林院吗?那我家的女人们凭书法都能进翰林咯?

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原名柳三变,出生在官宦世家。书香门第。柳永一心早日考取功名,可惜命运多舛,他5次参加科考,前4次都折戟沉沙,直到暮年才考中进士。

回顾柳永的科举考试生涯,只能说他太年轻狂,成也柳词,败也柳词。

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(1009),柳永踌躇满志,自信“定然魁甲登高第”。然而,考时,宋真宗下诏,严厉谴责“属辞浮靡”,柳永初试落第。

自负的柳永遭遇晴空霹雳,气愤不已,写下满腔牢骚的《鹤冲天·黄金榜上》,特别是最后一句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,直接发泄了对科考的不满,功名利禄算个啥啊,还不如喝酒唱歌快活。

这首词就像现在阅读量10万+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一样,传遍街头巷尾,让落榜生柳三变比状元还风光。

虽然出师不利,但柳永对科举并未完全失去信心。内心深处,他还是想在体制内谋个正当职业。大中祥符8年(1015),柳永第二次参考。谁知,宋真宗借柳永的词惹了回去:“好去浅斟低酌,何要浮名,且填词去。”

心灰意冷的柳永破罐破摔,打着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的旗号,堂而皇之地出入烟花柳巷,和歌妓打成一片。虽然沾染了烟火气息的柳词很有群众基础,“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”,但士大夫纷纷指责柳词“淫词艳曲”,难登大雅之堂。

又过了3年,长兄柳三复进士及第,柳永第3次落榜。天圣2年(1024),柳永第4次落榜,他愤而离开京师,与情人分离,写出情真意切的《雨霖铃》,一路南下,游山玩水,填词为生。

直到景祐元年(1034),宋仁宗亲政,特开恩科,对久考不中的读书人放宽标准。年过半百的柳永闻讯赶赴京师,改柳三变为柳永,用新名字参考,这才和兄弟柳三接一起登上进士榜。

**二 太轻狂 柳三变奉旨填词**

**三 颜值低 罗隐“十上不第”**

唐朝人才辈出,但选才标准却有点怪。

《选举志》记载,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有4个标准:一曰身,就是体貌丰伟;二曰言,就是言辞辩正;三曰书,就是楷法道美;四曰判,就是文理优长。

这4条标准,一看颜值,二看口才,三看书法,最后才看文章。

写出“今朝有酒今朝醉,明日愁来明日愁”的晚唐诗人罗隐,就吃了颜值低的亏。他虽然擅长写诗作文,但长相实在不敢恭维。因此,他连续考了10年都不第,史称“十上不第”。

由于“貌古而陋”,罗隐不仅仕途不顺,还送给了迎娶白富美的机会。宰相郑畋的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文,每每读到“张华谩出如丹语,不及刘侯一纸书”,就幻想着想意中人是个踏着七彩祥云的翩翩公子,几次三番在父亲面前提及。

郑畋见女儿心有所属,暗中打听,得知罗隐的确有些才华,就邀请他来家中做客,故意留他很长时间,让罗隐在垂帘后偷偷看清楚。

罗隐到底有多丑呢?这么说吧,郑畋女儿见到罗隐后,就像网恋“见光死”,从此后再也不读罗隐的诗了。

唐朝科举看颜值的规则,在明朝愈演愈盛。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,明朝的皇帝非要从士子中挑选出颜值爆表的大帅哥,让状元郎成为明朝的形象代言人。

洪武4年(1371),明朝举行了开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。按卷面成绩,郭鄂(chōng)应为状元,可朱元璋觉得此人貌不惊人,不足以彰显大明朝的国力昌盛,改选气质轩昂、一表人才的吴伯宗为状元。

把科举当作选美大赛的案例,在明朝比比皆是。明惠帝朱允炆登基第二年的殿试,著名哲学家王艮因为颜值不敌胡广,不得不让位。

明英宗朱祁镇更为奇葩,他不放心主考官的审美品位,特派贴身大太监去准状元张和家窥探。听说对方眼神不好,就将其从第一名降至第四名。

清朝明确规定,五官不全者不能及第入仕。江西萍乡有个苦读诗书的学子刘凤语,虽然相貌丑陋,又只有一只眼睛,却凭借自信和胆识打动乾隆帝,在殿试中夺得榜眼。

保和殿上,热衷写诗作对的乾隆帝,出了略带讥讽意的上联“独眼不登龙虎榜”,刘凤语接口便对“半月依旧照乾坤”。

乾隆帝暗自惊叹,又出了个更难的上联:“东启明,西长庚,南箕北斗,朕乃摘星汉。”刘凤语对答如流:“春牡丹,夏芍药,秋菊冬梅,臣是探花郎。”

对仗工整,韵律和谐,乾隆帝龙颜大悦,果真钦点刘凤语为探花郎。

**四 无厘头 金圣叹连写39个动心**

**五 被作弊 唐伯虎终身被禁考试**

幽默感这东西,放在相亲求职的场合,妥妥的是锦上添花,能加分不少。但放到科举答卷上,很容易让主考官萌生“玩世不恭”的偏见,一不小心就会名落孙山。

明末清初文坛奇才金圣叹,就因为与身俱来的幽默感,答题时把主考官气得吹胡子瞪眼,而3次落第。

金圣叹才高八斗,写诗填词出口成章。他从10多岁开始考秀才,回回落榜,直到快30岁了还是童生。后来,通过冒名顶替才混上秀才。

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,金圣叹为人诙谐幽默,行文潇洒自如,学识渊博,眼光独到,还有点毒舌。他恃才傲物,自称“以秀才,入学如取芥耳”。

他第一次参加科举,试题为“吾邑苞瓜也哉,焉能击而不食”。这句话出自《论语·阳货》,源自积极入世的孔子与明哲保身的子路之间的对话,比喻怀才不遇。

原文说,有个叫佛阳的人召唤孔子去任职,孔子有意,但子路认为这人有谋反的倾向,有意有损孔子的名声。孔子觉得自己意志坚定,岂能像苞瓜一样只能看不能吃?

这道题原本是探讨出世入世的态度,金圣叹答题时,在试卷上涂了一个光头,一把剃刀,“此亦苞瓜之形也”,惹得主考官大怒。

金圣叹在《孟子》中,材料出自《孟子》,公孙丑与孟子之间的对话。公孙丑问:“夫子加齐之卿相,行道焉,虽由此霸王不异矣。如此,则动心否乎?”孟子曰:“否。我四十不动心。”

孟子意在表明,即便是齐国卿相这样位高权重的官位摆在眼前,霸业指日可待,也不会表示动心。

金圣叹在试卷上连写了39个“动心”,解题思路令人忍俊不禁:“孟子曰四十不动心,则三十九岁之前必动心矣。”这孩子又被除名。

金圣叹经常在考卷上脑洞大开,“调侃”主考官。有一次,考题为“孟子将霸王”,别人还在苦思冥想怎么构思行文,金圣叹就交卷了。

主考官接过卷子一看,答卷的四角分别写了一个“吁”字,此外全是空白。考官很不理解,就问他为何这么答题。

金圣叹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:“题目写了好多次孟子和霸王了,我没必要拾人牙慧,只有将字可以。”考官依然不明就里,金圣叹反问:“你没看过演戏吗?皇帝上朝前,先出来4个内侍在周围喊‘吁’,正如包公断案前,两边衙役侍从高喊‘威武’,这就是‘将’。”

这一回答,把考官气得吐血。毫无疑问,金圣叹这次又难逃落榜厄运。

提起明朝“江南第一才子”唐寅,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“三点秋香”。

其实,这位博学多才、能书善画的才子,人生的重大转折,源于一桩科举舞弊的丑闻。经此一劫,他落得终身不得参加科举、妻离子散的下场。

唐寅,字伯虎,出生于商贾之家,在“士农工商”的排序中地位较低。为“显亲扬名”,他自幼博览群书,11岁写得一手好字,16岁在苏州府考上头名秀才,一时声名鹊起。

弘治12年(1499),29岁的唐伯虎与好友徐经、都穆进京参加会试。3场考试后,大家开怀畅饮,唐伯虎豪气冲天:“会元非我莫属!”然而,等到发榜时,唐伯虎不仅榜上无名,还和徐经以舞弊罪被关入大牢。

原来,言官华昶上疏指控,主考官、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卖题给考生,唐伯虎、徐经两人花钱买题,四处招摇。华昶建议:礼部重新阅卷。

华昶和他控诉的3个人并无直接利害关系,那为何要上疏?显然,有人想将程敏政取而代之,拿他做傀儡。

《明史·程敏政传》记载:“或言敏政之狱,傅瀚欲夺其位,令昶奏之。”这虽然只是一种猜测,但舞弊案后,傅瀚的确一跃成为礼部右侍郎。

唐伯虎既然有真才实学,为何要跑官买题呢?事关重大,弘治帝亲自审讯唐伯虎、徐经,徐经这才说出了真相。

原来,他们进京参考途中,仰慕程敏政的学问,就花钱求教。当时,程敏政还不是主考官,就毫不避讳地帮他们猜题,相当于给出模拟题。徐经拿着试题和唐伯虎讨论答案,还向其他考生求助,谁能料到,模拟题竟成了真题。

虽然舞弊案真相大白,但卷入案子的几个人都受到相应处罚。唐伯虎和徐经均被削除仕籍,终身不得参加科举,还被送往衙门充当差役。

出狱后,唐伯虎穷困潦倒,妻子远走他乡,好友避之不及,他不得不靠卖字画度日。

在《唐伯虎先生集》中,他猜测遭到了朋友的妒忌和陷害。“北至京师,朋有相忌名盛者,排而陷之。”矛头直指一起参加会试的都穆。

尽管他心知肚明是都穆告密,但他并没有和都穆老死不相往来。他在《警世》诗参悟了自己要小聪明酿成的恶果,并对后人有所告诫:“万事由天莫苦求,子孙绵远福悠悠。饮三杯酒休胡乱,得一帆风便可收。生事事生何日了,害人害人何时休?冤家宜解不宜结,各自回头看回头。”

留下一部洋洋洒洒《聊斋志异》的蒲松龄,虽然是个讲鬼故事的高手,却在科举考场上屡屡失利。他从19岁开始考童生,一直考到71岁头发花白、牙齿掉光,才让主考官动了恻隐之心,赏他一个贡生。

牢骚满腹的蒲松龄认识到“仕途黑暗,公道不彰”,一边更加用功地读书,一边收集各种鬼怪故事,把心中的不平事变成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。

其实,在蒲松龄的科举生涯中,有一次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,可惜运气太差,没把握住机会。

48岁那年参加乡试,他一拿到考题就感觉So easy(太简单了)。于是文思如泉涌,下笔如有神,洋洋洒洒,奋笔疾书。但写完一看,糟糕,越稿了。

所谓越稿,就是违反了书写规则。现在考试要求“请不要在密封线内答题”,古代科举考试答题也有严格规则,比如一页只能写12行,一行只能写25个字,而且要写完第一页再写第二页。

蒲松龄好不容易碰到自己擅长的题目,写得飞快,第一页写完,直接跳过第二页,写到了第三页上。这犯了越稿之规,有作弊之嫌。最后,他不仅被取消录取资格,还被张榜公示,真是倒霉透顶。

另一个倒霉蛋叫孙日恭,错在不该起这么个倒霉的名字。

明永历22年(1424)殿试,他原本名列首位。当大臣们把草拟的名单呈给明成祖朱棣过目时,朱棣一看就连连摇头,质疑道:“孙某怎能做状元?”按照竖着阅读的习惯,朱棣把“日”与“恭”连起来看成“暴”字了,状元之位拱手让给了第三名那宽。

如果换成其他朝代,其他皇帝,可能不会如此忌惮“暴”字。孙日恭倒霉就在这儿,遇上了朱棣。因为害怕别人说他残暴,所以他对暴字特别敏感,让隐晦“刑宽宥和”的罪宽捡了便宜。

还有一个更倒霉的,叫刘淮,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,连考完试资格都被剥夺了。

正德12年(1517),他读诗书的刘淮走进考场,信心满满地答题。忽然刮过来一阵风,刮跑了他的卷子,后来在南御河边才找到试卷。

卷子被找回回来后,负责录取工作的杨阁老大笔一挥,写下“不谨”二字,指责他不够谨慎,刘淮与这届科举无缘了。

再谨慎的人,也不见得能预知风向,这锅背得好沉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

**六 运气差 蒲松龄越稿被公示**

蒲松龄越稿被公示

